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一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文同 撰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某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者衆竊  
幸焉深恭惟某官性稟道沖體資坤直端方勁潔博裕  
寬閎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以孝而行聳羣俗納已

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仕榮增衍賢美嚮自亨衢振采  
禁路升華奉白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  
念其嘉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芻糗瞻朔陞之給  
皆凝茂績實稔休聲蜀為遠邦邑曰巨鎮其政繫於國  
體所寄斷於上心地望素隆事權特重將委任於守土  
實艱難於擇人付畀或差經營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  
煩玩印之求作牧以行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邁職慰寵  
遐民已聞高牙漸出危棧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

人再迎郭伋某傾依有素汨沒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  
蔭歡欣踴躍倍萬於他

云云

### 漢牧先狀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跂引為勞顧惟書問  
之疎實繫事為之冗側承興止舉集嘉休此者某營祿  
養親列情干上尋膺宸檢獲貳藩條得遂依仁豈勝為  
幸已計出都之日即聞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愉是切

###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庥拜命之初  
撫躬以忤某嚮終親制屢抗愚衷所聽云高斯誠未允  
某官內存愛恕深軫孤平謂宜還官使得就養猥蒙奏  
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即諧  
趨府之期將侍崇嚴併陳悃悃

漕憲先狀

此者某拜恩天朝守職鄉郡侍親以便撫已為榮某嚮  
起憂廬召還祕館常念慈闈之養屢祈嚴宸之私悃悃

盡傾聖心下惻許歸舊里得佐偏州顧茲職守之微獲  
在按臨之下惟天與幸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即趨賤局  
瞻依甚邇喜抃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以交歡  
屬部下僚撫躬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近疆偃冒勤劬  
起居休豫恭惟某官探道與秘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  
之行事用無不效績故常尤按三尺之書了無冤議調

九年之食頻倚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馬上實知  
矣猶煩遠使將漸邇臣且蜀號財賦之饒於國當調度  
之半有藉供億必繫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兼以重  
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興除吏之善惡因而懲勸  
高車在道列部傾風某奉親還鄉倖職屬郡比受按司  
之檄此讐利局之符有幸孱涼得依庇護即趨近甸引  
拜旅旌

運使度支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為晚輩未嘗獲對於晤言徒仰  
盛名不敢輒通於音問比者伏審某官以才能之重受  
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為一道財賦之衍當供邊場之  
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之望孰膺上眷僉謂老成高車  
未來列部相慶某庶族下邑居官鄰城企漕節之華願  
瞻風而實切守倅車之賤顧通謁以無由聊道懇誠少  
塵几格

云云

提刑宋郎中先狀

伏審某官更麾南豳按憲西蜀邸訊初諭輿情已驩蓋  
重名之久馳宜遠人之甚慰恭惟某官器畧遠材資  
粹方蚤歷榮途盛著徽節科條易避參脩三尺之書飛  
輓均輸佐調九年之食休有不績簡于上心此者出為  
外臺專按一道中典之重方委平亭列部至繁盡歸廉  
糾此之要劇宜以通明某昔在上都幸觀高誼今居支  
郡獲庇洪庥聞命之初抃懷增劇

云云

李殿丞權交代先狀

嚮由貴治嘗挹高風違闊踰時候問無所此者某叨膺  
宸檢分守郡條矧漕臺之借才屈明府而承乏獲交善  
矩且慰愚衷未遑馳書先辱賜教仰佩推褒之重實懷  
悚愧之深即遂披瞻預增喜躍

湖州提轉先狀

忝膺宸綽薦畀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之寄  
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泊孤宦賦命  
譴薄與時闊疎故常守於外官輒屢更於數郡雖獲殊

尤之效僅逃殿劣之譏三館既還豈涓埃之云補一麾  
重請得江海之于宣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  
道布惟新之政惠養民氓按所部之城澄清寮吏秉剛  
方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蹇跡仰  
託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有期瞻依無  
量欣歛

丹淵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二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四

宋 文同 撰

奏狀

奏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溪水之上川陸平行廣  
袤千里東北諸山縈帶聯屬徑路盤屈隙穴深遠上通  
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產濟人急用之助品目甚衆日

夕羸輦道路不絕閭巷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  
易畢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漢唐之際已名重郡  
然而至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庳漫全不如昔不知  
幾年滅裂為此苦茅累土宛若鼠戲缺漏頽落殆不可  
睹姦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空曠臣自至此  
即謀增葺患無兵夫不能施手每一慮至沉喑終日伏  
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具儲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為民  
故如此其備也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

壘壕塹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  
皮革日已爛墮將何以為負恃而能使其中安且久耶  
一體既虧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庶軫恤遐遠特  
頒中旨許令修築度其工力了不至大庶使郡國制度無  
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内三  
縣疆境絕無曠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鳳  
永興鳳翔等處唇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  
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

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逋姦隱罪萃為淵藪  
谷之民孱懦畏事迫於衆勢遂爾囊橐所居幽僻人不  
敢問既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為檢覈臣愚常此過慮忽  
爾蜂驚鼠駭妄肆螫齧散走巢窟出白為暴呼集除盪  
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為之擾擾往日光化軍近年慶州  
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震聳賴  
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而此州既為凶  
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為之備至今耆叅宿吏語議

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  
接聚隘阨奔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其或事  
有萬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揀應前無兵而  
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旦夕恐懼而莫如  
之何也已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置武寧一指  
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  
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  
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眷慈

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改陵州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為與蜀二郡之地在梁常為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為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名遂以名井後復因井名以名其州隋雖易為隆山郡唐又以為仁壽郡至乾元中復以為陵州遂因仍至今已按陵本沛人世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

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為井之功實亦非常人所能建置  
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為生復畏之以為神凡過其祠廟  
及道其所以昔日為井之事皆慄然如肅不敢少懈如  
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  
贍給諸郡凡三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  
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  
州而使其下負薪芻採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  
之屬日日道其名千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

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晉  
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為改戶曹為辭曹  
王舒除會稽內史舒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  
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為鄒授  
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  
易之為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為刺  
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  
使其下常斥之也載在簡牒以為佳論讀者皆謂當時

所舉宜矣今陵方之數子其功利蓋亦施於無窮有足  
尚者累世褒贈實有封號朝廷亦嘗因其他郡遺蹟建  
宮養徒俾崇奉之是則豈有國家所以存錄能立豐功  
厚利之人而此州之民素蒙其休顧顯然無一忌憚咸  
得以名而稱之哉雖然千有餘年其民侮慢輕瀆如此  
至於聖世始歆然若有感發陰期祕數無乃將有所待  
者耶伏遇皇帝陛下光明盛大之德紹鞏固綿長之運  
順考古道尊尚賢哲舊者修之廢者起之合理當義無

不條舉此者伏望聖慈垂仁降惠上嘉古昔山藏海納  
恕臣僭易下省臣章俯遂愚情特開宸旨別賜州號庶  
使此方之人存上下尊卑之體已往之靈受光華不顯  
之賜百王未正之典千載不行之事自陛下今日正之  
行之爾豈獨光昭史策彰示萬世亦以知陛下不棄下  
臣之言而特明前人之德矣干冒宸扆俯伏待罪臣無  
任狂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並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効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

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四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需泱寥然一方遂絕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為之講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間亦漸

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獎訓勵僅得其  
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禦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  
考第並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  
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  
兼體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  
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  
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  
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政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

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  
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侔矣臣職在守土所治之  
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  
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修興元府城

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為巨鎮疆理所屬正當  
秦蜀出入之會下褰斜臨漢沔平陸延袤凡數百里壤  
土演沃堰埭基布桑麻秔稻之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棧

道抵劍門下趣成都岐雍諸山遮迤東北深蟠遠踣孕  
畜雲雨踳道百出相拱如輻遠通樊鄧旁接秦隴貿遷  
有無者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  
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尚雜處  
閭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縐漆枲衣被他所近歲洮  
河所仰茶產鉅億公糴私販輦負不絕誠山西浩穰之  
奧區而朝廷所宜留意之劇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  
未備者城與兵而已矣城嘗度之其縱廣亡慮二十里

庫薄毀陷久不營葺姦窺盜越易如短屏兵雖合聚羣  
戍所數裁滿五百罷病孱弱下車者半分隸他役常非  
此有近復調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餘人爾況一城  
之中民屋錯比連甍接宇可數萬計生齒雜還填斥坊  
閭臣常自顧亡狀誤蒙朝廷采用重委符守班條之暇  
靜慮及此輒謂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齊  
一之兵欲控制遐遠應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宮  
府儲峙若止用此且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國家所以

設城置兵之本意也臣每一念此食輟箸而寢去枕者  
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祚已來于今七年曷嘗不一日孜  
孜安養元元者為政理之急未治者既治之矣已治者  
復為之立不可廢壞之法補缺綻漏大小咸輯下聽不  
倦有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說仰干宸扆伏望陛  
下不以臣疏賤而幸錄其言願賜參可下詔有司遂俾  
如事修系雉堞增屯營伍以赫威靈以壯制度沮邪謀  
定衆志安固基本萬世不動亦所謂先定應猝豫備不

虞之善計者也臣職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  
噤嘿臣無任僭易妄越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知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後因改州  
為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臣  
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倫緒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  
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為兩

路按察臣僚薦舉以臣頗為辦職今來臣替期非遠切  
慮朝廷不久差官代臣赴闕臣日夕惟念般挈私計實  
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臣此者愚  
妄輒覩八路新勅盡許指射連併差遣臣知洋州一次  
情願閑居待闕況臣出於畎畝粗諳民間細務幸臣未  
甚衰暮之時少願傾竭犬馬疲駑之力夙夜勉勵所屬  
僚吏宣布陛下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  
養育賤臣無涯之惠臣自知才智淺短不可更備他使

惟是一郡之政猶能奉行陛下條詔不致違失伏惟陛下哀憐特賜天地生成之恩俯從私願臣惟願忠義以答萬一千冒天威臣無任伏地待罪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免陵州井納柴狀

右謹具如前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為其民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千二百餘束也當時立

法但以五等人戶每稅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高者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鼎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柴一束矣其百姓所得者貼錢悉為出旁引攬之人諸頭銷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一夏以來以蠶

麥務忙不暇更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稅欲起之時若本家田內所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雜木翦截齋擎上州赴場送納依自來體例願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止得四文有餘矣如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別無他產而每年於二稅送納足帛斛斗并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後還青苗之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束木柴之役比之他州此方之民實被其苦臣子

細體問得二十三年已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銷柴  
茆若不甚費其價亦不至高大自許人開作卓筒之後  
部下至今已及數百井故栽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  
斫以至山谷童禿極望如赭縱有餘蘂纔及丈尺已為  
刀斧所環爭相翦伐去輸官矣人既匱極草木亦不得  
盡其生意又緣當州地皆險惡徑路狹隘磴道齟齬不  
通輦運臣嘗屢至納柴之處見所輸之民無老與幼皆  
悉荷負有縣界闊遠奔走百里之外涉歷深阻忽值霜

雪風雨衝冒寒滑加以期限相逼勢不能止攀緣隕越飲食失所以至肩踵皸裂衣裳穿露身體疴瘠都無人色吁嗟之聲充溢遠近自冬及春正是他處百姓皆能有所休息之時而斯民重困狼狽如此臣常惜太平之世而尚有此無聊之人其弊衆所共知但謂官自前鬻已來無術可以捄得此者若非朝廷博究民間病苦欲盡釐改使之蘇息其患終無有日休已者矣弊極必復今正其會臣伏覩詔勅遣使專務與民興除利害諸色

場務並令人占買以寬分外陪費臣今管見輒謂官中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鹽外並無畧有所獲雖言招召客人將絲絹展博其本監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過諸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贏餘見在以備客人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用出賣酒坊體例先為相度擘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召人買撲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羨利臣嘗試

約之除餘利可以需及買撲人外依卓筒小井課利用  
五折納錢絹官中並無糜費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  
餘疋絹帛并見大錢七千二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  
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監內諸般銷費共一萬  
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般鹽綱後酬獎尚不在其數內  
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害於民者盡去而五六萬  
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豈不稱朝廷愛養元元之  
意哉臣忝被國恩來守茲土斯民之病職當救療亦欲

少以愚慮上報朝廷遣臣為此千里之民長吏之意爾  
臣之所見止為四縣百姓有此積久輸柴之弊未嘗有  
人為之言者臣今既知矣豈敢緘嘿實恐上負委寄循  
湍而去尸此祿食非素心也所有本監委曲事狀如蒙  
朝廷允臣所奏下本路相度臣自一一纖悉窮究利害  
本末供報今不敢以叢脞煩碎之事畫一條陳上瀆聖  
覽臣無任誠懇迫切恐懼彷徨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陋在  
昔至為山中小邑於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歷  
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  
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  
月課乃倚之為姦恣用鑄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  
之費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  
邇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寢久事有不

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容開造今本縣界內已

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

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

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

徒抵罪逋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

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羣黨

譁譟算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盜靡

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為業初緣井戶各須藉人

驅使雖知其如此橫猾實亦無術可制但務姑息滋其  
狡暴況復更與嘉平并梓州路榮州疆境甚密彼處亦  
皆有似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  
溪接谷竈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為  
幾千萬人矣幸今累歲豐稔無少間隙總有彊獍自安  
飽暖萬一或恐遭罹歉旱民下艱食此輩當不肯更顧  
一役之利必能相與唱和跳梁山谷間化為盜賊耳當  
是時彼井研者區區小縣一二選人為之令佐將何以

禦之哉此臣所以日夜置心於其間不能少忘者矣臣  
愚不避誅責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  
相度許令二司今後於京朝官中舉清彊明斷有吏幹  
之人為知縣仍乞令陵嘉榮等三州各出三五十人兵  
士俾兼領之所貴藉此威靈厭伏其衆自然羣小之心  
有所畏戢此亦所謂戒不虞防未然之一慮也臣才術  
淺陋猥蒙任使一州利害臣宜知悉凡有所見不當自  
隱伏望聖慈下采愚論特賜詳酌施行臣無任妄越恐

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奏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為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右謹具如前臣勘會本州舊為軍事問其父老云自淳化中因草寇擾蜀火焰熾猛劍南列郡不隨其燎而為之燼者十纔二三陵其一也當時實以知軍州事張亶能率其衆共力禦之既為完城遂不汙賊朝廷嘉獎故特以團練之額褒名其州雖然但未暇賜印因循至今臣伏見天下團練州軍凡有移牒相關至此考其印文

皆有使篆獨惟當州尚無此者稽諸故事疑有所闕臣  
不言上事如未備伏望聖朝念茲常典久為廢墜欲乞  
指揮有司創鑄頒付行用庶使威靈充浹文采完具增  
光偏州善守之實垂慰斯民效順之望干冒宸衷臣無  
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丹淵集卷三十四

謹案卷三十第二頁後一行赴召殿廷刊本赴召  
訛外名今改

卷三十三第一頁前七行體資坤直刊本資訛茲  
今改

卷三十四第八頁前五行金繒漆梟刊本梟訛梟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

五至  
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八百二十三

集部

丹淵集卷三十五

宋 文同 撰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文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內躬自  
精禱者某謹詣中梁山致祭於某神曰自王畿以至於  
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於今秋虐魃肆厲害茲黎首雨

不時降庶種姜殄大田耗散衆用艱食流庸載道靡所  
歸止天子盡然震懼夙夜勤閔抑尊損制深自刻約致  
歎上下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走使方內靡神  
不舉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山靈祠有或漏畧  
俯已博逮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即訪所治有紀在典  
躬薦明饗惟神肇自融結遂司梁漢屹然巨鎮遐邇尊  
望旁開澗谷遠抱林藪風雷藏蓄雲霧蒸吐歲或愆旱  
有取必得今天子臨制海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

王土神亦自當竭蹙供事以上紓天子之憂往籲上帝  
均辨厥職普浹膏澤救止大命是則神之所以奉上帝  
輔天子愛百姓之休功茂德恢大宏遠不獨區區限此  
一方也神之聰明必能體天子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  
更用煩言以瀆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故嘗恐  
懼修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當神靈之心庶下祥應以

安黎首而乖舛繆盭未能蠲弭今復星文謫見有駭觀  
聽是用博及幽隱廣覃赦宥沉寃抑憤咸與昭滌冀蒙  
休嘉上答明譴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意之專潔致  
明祀於管內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復某所目恭事  
修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才望日  
偉謹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不宜賢否信悅

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羊在首所觸必血權臣擅朝勢  
炙手熱公嘗寒之消釋如雪傾邪落膽修斂自潔皇皇  
當宁凜凜在列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榆關當戎正  
穴齊輯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旨彭訣制服夏寇  
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禍解組被絰水  
菽三年僅將毀滅起臨彭門威惠俱徹乃徙天水中道  
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橫發延災邕廣千里一熟公總萬  
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未陣先奪酋惡奔遁如雀得鶻

歸仁之功與古相軋來正樞宥神武機鎔惟公之謀未  
嘗以殺去守東南有州控越厥散久積根於祝髮公去  
大本止留牙孽至今其徒不復少猾旋移青社遠捍東  
渤大鹵更麾蓋防驕黠功高德重有忌而訐還政就第  
屢遷歲月符離宴居自閉如訥曾無一言以歎窮達上  
始即位思用耆耄詔迫公起賴公才哲褒寵之優盡還  
印紱奠我慶土以安隍机高奴謀帥欲窒狡窟僉謂公  
宜大牙秉揭行次雲陽六氣所汨亟上廊時謫已云厥

遂至大故隆棟斯折國家柱石一旦而歿上甚嗟惋臨  
朝以怛贈數加厚列座於八鳴呼哀哉某早荷記存推  
揚獎拔復許陪親肺腑之末此義至重它非比埒聞訃  
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望徒深涕噎限領西州川涂阻  
絕不得詣前撫棺一別聊陳薄奠鄙意傾竭魂兮聰明  
監此孱拙

祭提刑邢度支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懿清莊敏文自儀于朝寢

偉才譽華涂美貫匪微是與昔在憲府風規首首因遷  
而行海上為州尋來其朋處地皆峻獨公西南淹留俯潤  
曾未出語歎老嗟卑乃中于于一致險夷簡潔飭身慈  
仁涖職列部依嚮亡冤有德何天之明戾此人理付公  
以疾遂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今歸蓋棺行路嗟  
泣推心落肝況同於公取顧最厚其所痛悼惟神可究  
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會當此移公柩東轅來  
經郡下薄禮則設哀誠詎寫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陵之華滋發秀敏於韶齡兮騁  
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服采兮治所止而民宜羣章交  
以啟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邑以振擢兮一諉之以  
新規飾以權而厭下兮俾分提於憲司搪衆譟以獨前  
兮極日夜而處之後天倪以造慮兮出萬緒於一絲雖  
食寢而靡皇兮失按筭之以時勉營効以靳報兮曾莫  
顧夫自持沴有隙而得乘兮遂劇痼而難醫蓋外戕而

內涸兮繇伏職而至斯噫捐已之甚重兮將收彼之纖  
釐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瘡於有為散利日以萬牘兮  
後疇合乎其離嗟靈之少與年兮羸財鉤而不訾天胡  
然而遽奪兮使夫志之已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  
乎累朞兮竊吏於所部兮羌取庇而在茲忽淹然以承  
諱兮涕淚紛乎滿頤顧一麾之有守兮阻詣哭於縞帷  
徒不腆以將奠兮聊倚騷而託悲幸靈輅之未駕兮願  
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所蒙賴  
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為僚相與營治事無  
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  
留越宿遽聞以時仲不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  
者嘗同師席義均友悌後皆從宦聞問不失每一逢遇  
傾倒肝鬲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  
心常謂幸寔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日之約

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子天道何耶嗚呼哀哉某承訃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印去不能得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知之耶魂必有靈當歆之也

先府君焚黃祭文

年月日男具官同與岡周等謹致祭於先考寺丞之靈朝廷呂同被先考慈訓之深得入官升朝序故因三年之郊再進先考之秩位于棘寺天語下諭爛然盈軸今

涓選良日詣墓次燹之如儀先考至明伏賜鑒領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茲土彰靈暴異蜀人畏仰某此奉  
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某寔掌之惟是撫柔良抑強  
悍宣教化齊風俗行二年之政成一方之善刺史之職事  
也非素具才術豈能致此某性識淺陋昧於吏理臨蒞  
施設恐不如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某於夙夜常所懍  
懍願神陰啓默導時賜警拂心慮口述無使諄謬如是

則朝廷之所以遣某於陵而陵之人所以望某為治之意某之飲食起居寔不望其應於神之左右也

祈雨祭玉女文

惟神稟大霄清真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淵泉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皆神之化力使然既呂是惠養於一方其為福於斯民也厚矣乃今其地苦此旱暵神顧忍視之哉叢陰漬潤頃刻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勅諸羣龍也監此丹素願神行之

祈雨祭睿聖夫人文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旱多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棄誓言願救此民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天地同極亦持此以見法師無媿矣

祈雨祭天王文

惟北方為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嚮之而王鎮奠其鄉最稱威勝天下城壘盡祠王像生民瞻仰

恃以求福今茲炎熯實害多稼王於雲雨為力易焉願  
慰民欲聊煩指顧

祈雨祭法師文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祕籙凡於下民有敢為之哉  
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平殄此州之人蒙法師之靈  
貺者千餘年矣今旱將有魃蓄此歲稼法師噓靈於刀  
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力哉願一視其槁然賜之洒濯

祈雨祭諸神祠文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未嘗敢  
一日忘之神之所以視陵人之如此歸嚮當念有以對其  
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而風乾日烈於此為患陵人  
旦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鱗之卧涸轍渴獸之走  
焦原者哉俾霽霓矣諒神之易為力者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艱食之  
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溉之惠以救恤之惟神助天

養育惻然下憫洒洩甘潤區壠霑足禾麻菽稻蕃茂滋  
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修此薄奉蓋惟常禮願神慰監  
一賜臨饗

丹淵集卷三十五